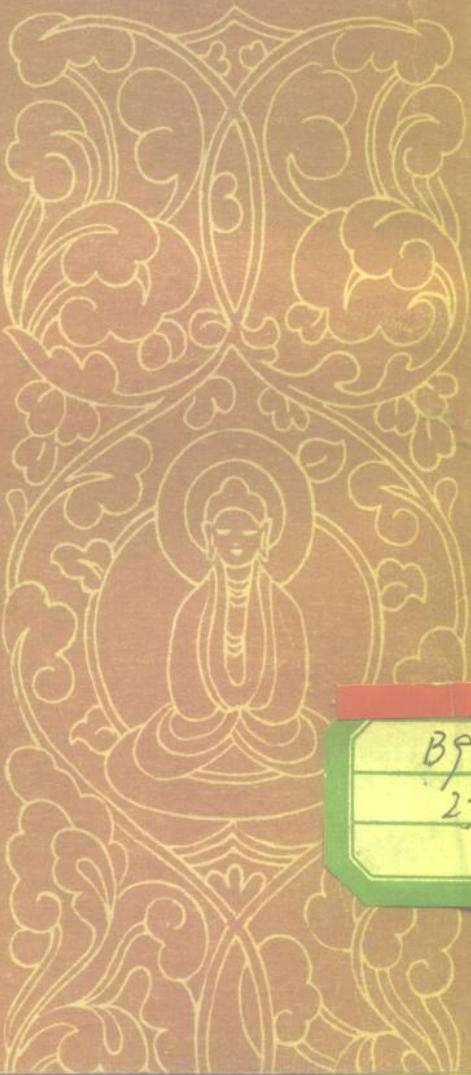


因明入正理論譏解

呂 澈 著



呂 濬
張 春 波 整 理 著

因明入正理論講解

中華書局

GDA19109

因明入正理論講解

呂 濬 著
張春波整理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3印張·57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9,000 冊

統一書號：2018·217 定價：0.36 元

整理者說明

一九六一年，呂澂先生受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委托，舉辦了一個爲期五年的佛學班。本書就是根據學員筆記整理並經作者修改審訂的講稿之一。

因明是佛家邏輯。研究佛學當然必須同時研究因明，但因明又有與形式邏輯相一致的地方，因此，即使不是專門研究佛學的人，而僅僅是爲了研究東方人的思維形式和思維規律，因明學也是不可或缺的研究科目。

因明學於唐代初期由玄奘傳入我國，當時曾盛行一時，延及宋、明也還有人研究，並有專門著作，至清代始式微。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隨着研究唯識學的復起，又有不少學者開始了這門學問的研究，呂先生就是兼事這方面研究並有顯著收穫的學者之一。他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因明綱要》、《集量論釋略》抄、《因明正理門論本證文》等著作和譯述，五十年代則有《佛家邏輯》等著作。解放後，我國對因明的研究却顯得薄弱了。因明雖產生於印度，但傳入中國（包括漢、藏傳）後，中國學者是有發揮創造的。因此，對因明進行研究，整理這方面的典籍，應當說是搶救祖國文化遺產的一項不可缺少的工作。

呂先生的因明入正理論講解一書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研究因明需要具備多方面知識，如印度哲學、佛學、形式邏輯學等，然而，我們學員這幾方面的知識都很薄弱，先生爲了使我們能深刻地了解論文原意，在講解過程中就不得不多做解釋，多方舉例，反復解說，有時可以

說是不厭其煩。因此，因明入正理論本文不過二千餘字，先生的講解竟達近五萬言。第一，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先生講課雖然通俗易懂，但所講之內容却深刻準確，並在許多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明入正理論譯出後，有許多家爲此書做了注疏，其中最爲著名的是窺基的因明入正理論疏。窺基的疏較其他各家的確實要好一些，但並非完全正確。可是，由於窺基不僅親承玄奘指教，而且是唯識宗的繼承人，後世便把窺基的疏奉爲權威，以致連窺基的錯誤也以訛傳訛地代代相傳，至今仍有人沿襲。呂先生博覽梵、漢、藏三種文字的因明資料，在講課中雖然以窺基疏爲主要參考資料，但對窺基疏的錯誤也做了糾正，這是有學術價值的。此外，對數處公認難以理解的地方，先生都根據自己的研究做了清楚的說明，這也是有學術價值的。

本講解以支那內學院藏要本爲底本。藏要本曾參照梵、藏本作了精密的校勘（此校勘原爲先生所作），凡重要之處本書均照錄，用小字體排印，以供讀者參考。

「真唯識量」（唯識比量）是玄奘對因明規則加以運用和發揮的一個頗具代表性的比量。但言簡意賅，歷代學者對它的解釋，歧意殊多。先生根據自己的理解，撰文做了詳盡的解釋，這對於深入理解因明規則甚有益處，故附錄於後。

因明入正理論疏評介是先生爲佛教百科全書撰寫的文章。因明入正理論疏是解釋因明入正理論的最好疏本，是研究人論乃至整個因明的必讀參考書，但它的特點究竟是什麼呢？先生在評介中清楚而扼要地予以指出，這對於讀者理解人論本文以及窺基的疏文都有助益，故亦附錄於後。

講稿的整理工作，是由我擔任的。

近幾年來，先生身體轉好，能親自閱讀這部整理稿，並做了很多改正，這是值得慶幸的。雖然如此，先生畢竟已是八十七歲的老年人，況且手頭又無資料可循，疏漏或錯訛之處當由整理者負責，並衷心希望讀者指正！

張春波

一九八三年元月二十四日

目 錄

整理者說明

因明人正理論講解

(一) 因明人正理論的三個本子和注疏

(二) 因明人正理論本文

一、總述要義

二、能立

三、似能立

三、一、似宗

三、二、似因

三、三、似喻

四、現量

比量

似現量

似比量

五、能破

似能破

五六

五一

四三

三三

一九

一八

一六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目 錄

因明人正理論講解

六、總結

附錄一：真唯識量

六二
六一

附錄二：因明人正理論疏評介

八〇

因明人正理論講解

(一) 因明人正理論的三個本子和注疏

首先講一下因明人正理論的幾個本子和注疏。

這本書是玄奘於貞觀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譯出的。此時是玄奘回國譯經後的第三年，可見玄奘對它還是很重視的。此書也簡稱人論。它比因明正理門論份量小些，所以一般也稱它為小論。

譯本題名作者為商羯羅主(陳那的弟子)。大約在宋代，此書也譯成藏文。西藏學者知道陳那著有理門論，想找到它，但未找到，却發現此書，就認為是理門論，於是將此書的作者歸之於陳那，並在譯本後面附言：此乃藏人一向稱為理門論者。到了元代初年，西藏學者又找到人論的另一個梵本，並重新翻譯。這個新發現的本子上仍無作者名字，於是繼續誤認為是陳那的作品。

此論的梵本一向被認為是散失了。一九二二年，印人明莊嚴的遺著印度邏輯史出版。這部書也還是說梵本已散失。就是說，直到一九二二年，一般還認為梵本已佚。其實，人論的梵本一直保存在耆那教徒手裏。公元十一世紀時，耆那教徒師子賢給人論作了注，內容很詳細。接着，於十二世紀，脣天、吉祥月又各作了復注(鈔)。這些寫本早就被蒐集梵本的得到。因為這些本子裏有複牒(人論的原文)，所以完全可以根據這些本子將人論原文整理出來，但此事並未被人們注意。大約在

公元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俄國人米洛諾夫發現了它，寫了介紹文章，登在印度的雜誌上。米洛諾夫還說，他將進行校勘，在佛教文庫裏出版。後來歐戰爆發，他離開俄國，梵本未能發表。到一九二〇年，印度對梵本進行整理，計劃在印度巴羅達東方研究所的蓋克瓦特東方叢書(Gos)中出版。但工作進行得很慢，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出一本西藏的譯本（叢書的第三十九種）。又過了三年，即一九三〇年，才把梵本（包括師子覺和脇天的注）出版。這期間米洛諾夫在法國，他知道印度的計劃，但總未見其實現，於是便自己進行整理。於一九三一年，他整理的梵本在法國通報第二十八卷裏也登了出來。

這兩個梵本跟中國譯本（漢、藏）是有出入的。究竟哪個本子是定本，至今也沒有統一的看法。日本學者宇井伯壽曾把梵本集攏起來，並用漢文做了校訂。宇井還把它譯成日文，這些都附在他的著作佛教論理學的後面。

藏要本因明人正理論也應用了這些刊本，把重要的出入之點都注了出來。整理者注：藏要本因明人正理論收於藏要第二輯第十四種。

中國譯出人論後，在當時看來，還是一門新學問，所以，譯場裏有很多家根據玄奘的譯講（邊譯邊講）作了注疏。最初有神泰、靖邁、明覺等前輩的注疏；跟着又有文備、文軌、璧公等人的注疏。其中文軌的比較受人重視。因他住在莊嚴寺，所以也稱他的注疏為莊嚴疏。比較晚出的是窺基的因明人正理論疏。此疏非常詳細，分量較大，所以也簡稱為因明大疏。窺基的門下還給因明大疏作了疏記。總之，當時各家的注疏不下幾十種，可惜現在大半都散失了。日人鳳潭於約當我國清初時，

作因明論疏瑞源記（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八年排印了此書），其中提到舊疏，說從唐到宋明，給人論作疏的共有五十家。鳳潭在瑞源記裏約引用了三十家。所以，舊疏雖然大部分不存了，但從瑞源記裏還可以看到片斷。

人論的注疏雖很多，可是，後世研究人論的人大都用窺基的因明大疏。事實上，這部疏比其他的是要好一些。因明大疏原本不全，在「似喻能立不成」原文以下就沒有了，缺六分之一，可能窺基在寫作時就未完成。後來慧沼把它續成。慧沼的文字也相當繁，後人把他的疏加以刪節，遂成廣略兩個本子。後來，有人誤以爲略本是窺基寫的，而廣本才是慧沼續的。金陵刻經處本即以略本爲窺基所作。我們把慧沼的續疏全刻了出來，搞清了廣略兩個本子都是慧沼續補而成的。整理者注：一九三三年，支那內學院刊行了慧沼的續疏，名因明人論續疏，共二卷。

文軌莊嚴疏的佚文，我們也從各方面輯起來，特別是利用了金藏裏的十四類過疏。此是文軌作，金藏誤認爲窺基作。由於利用了金藏，輯佚也還比較像樣。有了莊嚴疏，就能幫助我們了解窺基在因明的哪些地方有自己的發揮，哪些地方是採用前人之說。

因明大疏於唐武宗會昌廢佛時國內便散失了。窺基關於因明的論述，僅在延壽的宗鏡錄裏保存了一小部分。宋明時期也有人研究因明，明代人對人論還有注釋。他們的參考資料大多取之於宗鏡錄，自然很不完全。後來從日本取回因明大疏的原本，金陵刻經處刻版印行。從那以後，研究因明，特別是因明大疏，才有了較爲豐富的資料。近人如熊十力、梅光羲等對因明大疏作了刪節、注釋。

現在，人論有梵、藏、漢三種本子，又有因明大疏作參考，研究它的資料還是相當豐富的。

下面我們解釋入論本文

(一) 因明人正理論本文

因明入正理論梵本論題無因明二字，藏本論題量論人正理論

「正理」，正確的道理。古代印度通用此名。「正理」大體相當於邏輯學的論證那一部分，不是全部邏輯學。

「入」有兩重意思。一，了解正理這門學問的門徑。二，陳那對因明學有相當大的貢獻，他有一本這方面的書，名正理門論（玄奘譯出入論後二年也將此書譯出）。入正理論也可說是了解正理論的初步讀物。

「因明」是佛家講邏輯的一個特定術語，並不是印度一般學者共用的術語。印度一般學者都用「正理」一詞。「因」，理由；「明」，學說、學問。佛家要樹立自己的學說，這就需要加以論證，論證又必須有理由，理由正確才能服人，這樣便有了因明這一專講理由的學問，這就是因明。從現在發現的梵本看，入論的標題就叫入正理論，「因明」二字是玄奘翻譯時加上去的。玄奘之所以加這兩個字，是爲了便於表明此書是因明一類的，以簡別其他著作。這一類的書從前無人傳，中國人對它比較生疏，玄奘給加上「因明」二字，就更爲醒目。

此書的體裁分兩個部分。開頭有個頌，接着有一長行，這屬於標宗的（綱領），即先把中心思想

提出來，然後是用長行進行解釋，但解釋很扼要。這些都屬於第一部分。由於解釋很扼要，論的最後又有一個頌，指出還要從別的方面加以豐富。這是第二部分。

商羯羅主菩薩 造

商羯羅主是人論的作者。商羯羅是梵語的音譯，意思是人的骨架。印度人相信自在天，說他爲了教化衆生，從天上降到人間，變現各種形相，人的骨架是他通過苦行而變現的一種形相。所以印度人便把商羯羅作爲自在天的別名。此論作者的父母由於沒有兒子，祈禱自在天，生了商羯羅主，因而以自在天命名。「主」是由自在天作主的意思。商羯羅主也簡稱天主。

商羯羅主的歷史，沒有什麼記載，但可以做一些推想。他父母既相信自在天，他一定是婆羅門種姓。相傳他是陳那的學生，陳那活動於南印度，商羯羅主也可能是南印度人。關於商羯羅主的著作，現在只知道有入論這一部，是否還有其他的，就不清楚了。陳那關於因明的論述前後有變化，在入論裏所見到的陳那觀點還是早期的，陳那晚年對因明有發展，但在入論裏並無反映，據此推測，商羯羅主也許是陳那早年的學生。

現存梵本人論無作者名，西藏給誤爲陳那，商羯羅主的歷史又毫無記載，就連玄奘那本記載印度學者很詳細的大唐西域記也未提到他，因而現代學者有人對人論是否爲商羯羅主所作也還提出疑問。對這個問題，我們是這樣看的，此論爲玄奘所譯，作者的名字也是他加的，他在印度聽說此論的作者爲商羯羅主，大概是有根據的。

唐三藏法師玄奘 譯

關於此書的翻譯過程以及有什麼人參加，在後序中有記載（金陵刻經處刻的因明大疏附錄了後序），可參考。

一、總述要義

能立與能破 及似唯悟他

梵藏二本此句末有故字

現量與比量 及似唯自悟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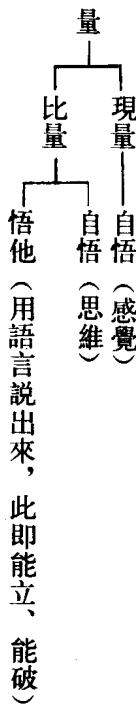
「能立與能破」；凡成立一種理論無非爲兩方面：一，讓別人了解，這叫「悟他」；二，使自己了解，這叫「自悟」。用什麼悟他呢？就是能立與能破。「立」，成立。自己有什麼主張，用正確的理由加以證明，於是自己的主張成立了，這叫「能立」。「能立」是通過語言實現的，因爲欲表示自己的主張必須通過語言。不同意別人的主張，也要拿出理由來進行反駁。反駁有兩種方式：（一）用自己的理由反駁敵論；（二）指出敵論自身的理由不充分或有錯誤。總括這兩種反駁謂之「能破」。這也要通過語言來實現。

「似」，即「似能立」與「似能破」。能立與能破中，有的是真的能立與能破，也有的是假的能立與能破。單說這個「似」字，即似是而非的意思。「似能立」與「似能破」就是假的能立與假的能破。這是不能悟他的，但論者的主觀願望還是想悟他，因而作爲論證格式還是可以提出來的，所以頌說：「能立與能破 及似唯悟他。」這樣，悟他便包括四種格式：能立、能破、似能立、似能破。

「唯悟他」：能立與能破的語言都是用來叫別人理解的，所以是悟他。如頌說：「能立與能破，……

唯悟他。」「唯」只是。「唯悟他」只用來悟他。這裏的「他」主要指敵論者。但印度人在辯論時，除立敵雙方外還有中證人，這個「他」也包括中證人。

「現量與比量 及似唯自悟」：這後兩句不是用語言表示的，而是存在於思維裏面的，所以是自悟。印度學者一般認為，思維是用一定工具來求得知識的過程。他們稱此為「量」(Pramāṇa)。量，丈量、量度，此地用「量」字即借其這種意思。「量」分為「現量」與「比量」。現量是明顯的、現前的，如眼看、耳聽。現量一般指人的感覺。由感覺而得到的知識是從現量得來的；由感覺而得到的知識本身也叫現量。以現量為起點，思維進一步展開活動就到了比量，即以看到、聽到的為基礎，而推及未看到未聽到的，叫比量。比即比度、比較，也可叫推論、類推。從現量到比量，這段過程是很長的，但現量與比度乃是這長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環節（關於現量與比量，在後面第五部分中還要講到）。現量、比量都是個人的認識活動，即用來給自己了解的，所以都是自悟。這裏也有真的偽的，因而也包括四義：現量、比量、似現量、似比量。這些都是用來自悟的，所以頌說：「現量與比量 及似唯自悟。」頌中說能立與能破屬於悟他，現量與比量屬於自悟。其實這也不能機械地理解。悟他、自悟是指論證的目的而言；能立、能破、現量、比量則是指論證的過程與思維的過程而言，因此這裏必然要有交錯的關係。見表：



能立與能破也屬於比量裏悟他的那部分；比量並非完全屬於自悟。

如是總攝諸二本（梵本、藏本，下同）無此字。論要義。

「如是」：如頌所說。

「總攝」：總的包括。大疏（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以下凡引此書均簡稱大疏）：「總攝者，以略貫多。」

「諸論」：主要指此論，但也包括其他講因明的論著。大疏：「諸論者，今古所製一切因明。」

「要義」：主要指此論的中心意義（此論有兩門八義），同時也指一切因明論著的中心意義。

以上是總的論述，是綱領性的。接下去便提出八義來詳細解釋。不過解釋的次序與頌文不完全一致。開頭講「能立」，跟着講「似能立」，再次講「現量」、「比量」、「似現量」、「似比量」。按頌文的次序，講完「能立」便應接着講「能破」，講完「似能立」便應接着講「似能破」，但論主未按這種次序講，而是把「能破」與「似能破」放到最後。論主所以要這樣變動，主要是爲了講解方便。

二、能 立

此中宗等多言名爲能立，由宗因喻多言開示諸有問者未了義故。

「此中宗等多言」：人論共講了八個問題，即能立、能破等。「此中」：這八個問題之中。大疏：「此論所明，總有八義，且明能立，未論餘七，簡去餘七，持取此一，故稱『此中』，是簡持義。」「宗等」：宗因、喻。「多言」：能立是爲了讓別人理解的，這需要通過語言。用語言表示宗叫「宗言」，表示因叫「因言」，

表示喻叫「喻言」。印度梵語的實詞有數的區別。一數爲二言，二數爲三言，三數以上爲多言。宗、因、喻是三數，所以說「多言」。

「諸有問者」：主要指論敵，同時也指中間證義的人。

「能立」是爲他的比量，即爲了使別人理解的比量。既是爲他的，就需要有一定的格式，不能隨便。印度一般的論證格式多用五支：宗、因、喻、合、結。陳那以前的因明也用五支。陳那對因明有所革新，把五支改成三支，刪去合、結，僅留宗、因、喻。一般稱陳那以前的因明爲古因明，稱陳那的爲新因明。三支格式很像形式邏輯的三段式，不過次第不同。

形式邏輯

陳那的三支因明格式

大前提

宗

小前提

因

結論

喻

三支因明的「宗」相當於形式邏輯的「結論」。爲什麼因明把「宗」（結論）放在前面呢？因爲印度提出論證都是在辯論的場合，所以有必要先把結論提出來，然後再一步一步地去論證。因明不像形式邏輯那樣把三支格式看成從已知到未知的方法。此論是闡發陳那因明觀點的論著，所以也是三支格式。

整個這句話的意思是：立論者提出自己的論題以後，敵論者和證義人未必能明了或接受，因而要加以論證。宗、因、喻（宗等多言）就是論證自己的論題，以便使敵論者和證義人了解與接受的。由